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拜謁寧遠文廟

唐臻科

從瑤族鄉九疑洞村訪古歸來，在寧遠古城小住，古樸而幽靜的古城夜色，在現代霓虹燈的映射下，似乎有些撲朔迷離。古城的秋夜在一片平靜祥和的氛圍中，氤氳著一絲絲涼意，這山城特有的涼爽在秋雨過後的夜色裡，透徹著人的肌膚。

靜夜臥床翻閱古城縣志，瞭解寧遠的風土人情和人文習俗。在諸多風景名勝中，找到了對於文廟的描寫和記載，並進行了細心的閱讀和查證。來之前我們就約好，一定要到文廟去拜謁一下。

本想一到寧遠縣的時候就該去拜謁文廟，但因為公務在身，並有順便訪古舜帝陵的原由，就先赴玉瑄巖。訪古歸來已經是傍晚。雖然文廟近在咫尺，但還是不能在第一時間前去拜謁，于是曾經心儀而嚮往的文廟，在這秋意朦朧的夜晚更加撩撥著我的心情，一夜難眠。

對於寧遠文廟以前只是在書本的文字裡和電視的影像中，知道一些它的歷史來由和它的圖片印象，也知道它盛名在外，它那厚重的歷史底蘊，自古以來就與北方

的孔廟齊名。「南文、北孔」兩座廟宇，相得益彰地輝映著華夏文明的起源。

相傳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在建國之初，因西南蜀地的叛軍被剿滅以後，他龍顏大悅，一時興起御筆輕點，就把南方的一個小縣改名為寧遠，取意「永遠安寧太平」之意。當時的封建皇朝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把倫理道德放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。本地官員為了附和太祖趙匡胤，就在寧遠修建了這座文廟，主要是為了祭祀偉大的儒家學術創始人孔子。每年秋季都在這裡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，規模盛況空前。再加上有舜帝陵寢地的古跡所在，寧遠文廟曾一度蜚聲于朝野，風頭甚至蓋過山東曲阜孔子的故鄉孔子廟。

早起的古城似乎在深睡中朦朧著睜開了眼睛，有鳥兒在城中樹枝頭唧唧著把我們叫醒。因為要去文廟拜謁，我們便趕早洗漱，以便用敬仰的心情去感受古文化的底蘊。

來到文廟的時候，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整座建築結構嚴謹，造型精美，規模龐

大，給人以古樸、莊重、雄偉之感，體現了我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獨特風格。它位于古城西廓，典型的坐北朝南，中軸線對稱式佈局結構。走進文廟發現它不是由單一的廟宇而建，而是由許多的單型建築組合而成。其中大成門及鄉賢、名宦兩祠建築相連，並形成一道東西屏障，將文廟分隔成前園與後院兩進院落。

秋日的荷花在園中泮池裡透露出一份粉紅和嬌紫，裝扮出江南水鄉的園林風情。而與之相對應的建築石雕，則工藝精湛，造型生動，剛柔相和，體現了一種雄健的陽剛美感。石雕是寧遠文廟建築裝飾的主要特色，廟宇的不同建築都有石雕的精美造型。其中有許多石雕在我國石雕史上還屬於首創，並載入了中國建築史冊。從尊重孔子的角度出發，寧遠文廟在建築規模上還是沒有曲阜孔子廟的規模宏大，但它是僅次于孔廟的第二大文廟，也是至今為止中國各文廟中，保持原貌最完整的一座文廟。

在寧遠文廟拜謁的過程中，我們最多

的感受還是來自歷朝歷代的楹聯和題詞，也有近代文學，藝術大家的墨寶留于此。這些詩詞主要是體現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和對封建倫理方面的讚美。

但讓我感到更有意味的是「泮池」的說法，據說是明、清時期稱考入官學者為「入泮」。寧遠文廟在當時是官辦學府，于是，這座千年學府就用這種方式接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，凡經過了「泮池」便正式成為這裡的學生。我不知道這種「入泮」的方式和所要經過的「泮池」，究竟要付出一些什麼樣的艱辛，才能成功跨入這座千年學府。但從後人把泮池稱為「學海」，寓意「學海無涯，苦讀成材」的說法來看，要想成功「入泮」，那還是要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努力，更要有真才實學和堅韌的毅力，才能「入泮」成才。這是多麼有意味的比喻，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儒學文化的厚重乃至博大精深。

其實，作為弘揚中華文明的儒學道場，歷代儒家仕子的精神寄托之地，寧遠文廟早就完成了傳道授業解惑的學府使命。但千年書院的朗誦聲依然在時空的隧道裡迴響著，做為儒家思想在整個封建時代物化象徵的寧遠文廟，在傳統文化復興的今天，一直受到了人們景仰和尊敬。在現代文明熏陶下，古老的書院和它那厚重的文化底蘊，仍然吸引著我們踏上了拜謁和尋訪的旅程。儘管瀟瀟的秋雨，濕淋淋掛滿天空，但回首來路，我們慶幸有了這份文化的積澱和厚重。

葉底風來忽有香

賈美芳

正是一如既往地花開燦爛，香飄雲外，即使再土再村的花，也會因了自己的不餒不棄，不悔不怨而讓生命越來越精彩。

幾年前的一天傍晚，我和愛人一起去散步，路過人家門口，濃郁的花香拽住了我們的腳步。黃色的夜來香點綴在一大片紫粉中，我們即興搜尋起花的種子。那一顆顆黑色的小種子像一個個小圓鼓，捧在手心裡像兒時那樣興趣盎然，連夜就種在家門口。一場夏雨過後，一到傍晚，那些花就吹起小喇叭，開得熱鬧鬧。花香誘惑著路過的人。這麼香呢？哪裡的花香？太好聞了！從這裡走過的人們都禁不住驚呼。

記憶中，它們就是我們的村花。因為那時，幾乎家家戶戶都種這種花，在村子裡，它們叫燒湯花。每年春天，我們都要種上幾株。母親們做飯不看鐘錶，那時候也沒有鐘錶。只要看到家裡的燒湯花開了，或是嗅到了燒湯花的香。家家戶戶的廚房裡就飄起了滾滾炊煙。它們開得轟轟烈烈，熱熱鬧鬧。它們傍晚開，等太陽升起後再合起來。它們是夜的精靈，它們猶如村裡的女人一樣，就著每天的星星，在月光下紡線、織布、納鞋底，給孩子們縫補衣裳。隨著月亮慢慢西下，知道星星累了，月亮累了，花兒要睡了，母親們才肯躺下。

我蹲在花前，嗅著花香，那些水粉水粉的小花花，一下子激起了我的興致。打開手機拍照請教識花君。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驚一跳。燒湯花居然還有這麼多香艷、雅致的名字。夜來香、紫茉莉、野丁香、狀元花、粉豆花、竟然還叫胭脂花！這些名字中，有的曾似見過，只是不知道說的就是燒湯花。

在村裡人的眼裡，沒有什麼花比它們的香味更濃郁，色彩更鮮艷，狀元花這個名字，它們當之無愧。清代詩人姚允迪有詩云「一架延緣引蔓長，淡煙微靄弄新涼。夜深欲滴渾難辨，葉底風來忽有香。」它們在傍晚開花，在夜裡生香。所以夜來香這個名字，真的名副其實。那個時候，我們放學回家，幾個人一起在花中尋找夜來香的種子，一顆一顆又一顆，有取之不盡采之不竭的架勢。來年隨便一撒，又是一叢叢的鮮艷。我們常常在花的旁邊踢毽子，跳房子，捉迷藏。夜來香如果有記憶，它們一定還會記得我們的歡聲笑語。

伴隨著夜來香的盛開。母親把晚飯端在院子裡。我們席地而坐，圍成一圈兒，就這夜來香的花旁，大快朵頤。「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，芬芳美麗滿枝桠，又香又白人人誇……」美麗的茉莉花，雪也白不過她。而紫茉莉，是紫色的茉莉吧，它們更是香飄雲外。野丁香，好像是在呼喚一個江南女子，走在煙雨朦朧的石板路上，手撐一把小傘，暗香浮動，搖曳生姿。可它們為什麼叫胭脂呢？「塗紅抹粉滿香腮」，「人間本是尋常色，才有胭脂便不同」。那是古代的女子，素手芊芊，在胭脂盒裡蘸上一點胭脂，在兩腮輕輕拍打幾下，立時就艷若桃花。

識花君告知，它們的根和莖還是藥材呢。可以清熱解毒，活血調經，有滋補的功效。它們的果實裡面的白粉，可以去除面部斑痣和粉刺。哦，怪不得叫它們粉豆花，原來還可以除痘呢。它們結那麼多的果實。原來是可以用自己的果實裝扮更多的美人。

隨著時間的流逝，時代的發展，迎春、牡丹、玫瑰、月季……各種各樣的花被引進過來，村子裡已很少看到它們的身影。我家門前的夜來香，已經有好幾年不採集種子了。它們變成了無人澆水，無人管理的野花。看著它們，在心生憐愛的同時也深深地感到愧疚和自責。但它們不因被冷落而消亡，反而不吭不卑，年年生長，年年開花。它們好像在對人們宣告：活著就有希望，盛開就有價值，花香瀰漫就是最大的快樂。歲月真是即寬容又大度，它會讓這一個個不吭不卑的小生命，在燦爛的陽光下，編織出屬於它們自己的美夢。

傾聽一棵樹的吟唱

譚成舉

去傾聽一棵樹的吟唱，是在農曆五月中旬的一個週日。據說這是最好的時機。不冷不熱，又萬物勃發，還鶯歌燕舞。無處不生機。

樹，是一棵楓香。二百五十餘年樹齡。掛了牌的。它長在鄂西南來鳳縣革勒車鎮一個叫三黃溝的地方。不，準確地說，應該是在一面山坡的土坎上。這就不得不叫它鼎罐粗的根裸露在外，卻又四處延展，去深植並不怎麼肥沃的土壤裡。

友人張開雙手去圍它的幹，移動了三次，竟還差尺餘而不能合圍。投目上望，主幹不下十丈。樹冠傘樣撐著，外延半徑有丈餘。有陽光從縫隙中投射下來，穿過薄紗樣的霧，散落在我們四周，七彩，柔和。有風，輕輕吟唱，撓動樹葉樹枝，樹葉樹枝顫慄，也輕輕吟唱。如詩，也如歌。

楓香，這方圓幾十里就它一棵。但它並不孤獨。陰鵲與它不離不棄，于樹巔聲聲不息。就在它緊鄰的土坎上、山脊處，也生長了許多的猴栗、青岡、獅栗、杜仲、枇杷、山桃……與其相伴終生。

古楓下是這一塊那一塊的筍葉和籐茶，這些喜陰卻又需要陽光的植物，正好與楓香與猴栗青岡們共生共長共繁共茂。楓香猴栗們愛憐著庇護著筍葉籐茶，筍葉籐茶又保濕著楓香猴栗們，還給予它們所需的養料。

筍葉和籐茶是農人栽種的。這一帶的青年農人差不多都外出打工掙錢去了，只留下老人留守這裡的鄉愁。土地開始撂荒。有回家過年的一青年夫婦就看到了荒涼，也看到了商機，就運用在外打工時獲得的見識和技術，種筍葉，種籐茶。筍葉銷往東南亞，銷往日本，銷往韓國。籐茶，這種藥食同源，既可做茶飲，又可作中藥（主要降三高，已入湖北省醫藥採購名錄），還可製作洗滌品、護膚品、糕點的籐本植物，就銷往本地加工廠，變成成品外銷，供不應求。

三個婦女正在古楓下巧手翻飛。一個六十餘歲，正在採摘籐茶。兒子兒媳外出打工了，孫子去城裡上學了，老伴去城裡陪孫子了，她卻捨不得故土的雞鳴犬吠，捨不得屋旁的涓涓溪流，捨不得林間的鳥鳴樹吟，捨不得空氣清新帶來的康養。她把土地流轉給了承包商，既不見了土地的荒蕪，又有了不菲的收益。

閒得不愛了，就就近去給承包商採摘籐茶，每斤有八元錢的收入，一天也有幾百塊，那叫一個舒爽！她採摘的是龍鬚。龍鬚在她的拇指與食指間輕吟，迎和著她的笑靨，也迎和著古楓的吟哦。

另兩個在採摘筍葉，也是留守婦女。筍葉與她們齊

肩高，只露出她們甜甜的笑。筍葉葉張厚實寬大，清香外溢，叫她們、叫我們好一個享受！她們也是不願離開故土，也是土地流轉了，也是閒得無聊時來給承包商打打工的。兩塊錢一斤，一天也有兩、三百的進賬。一個說她六十多歲了，我卻怎麼也看不出，就說頂多不過四十。她就笑，爽朗的那種。

她說，我才四十那就好囉，說不定也當老闆了！我說，說不定你就是深藏不露的老闆呢！她說，你真會說話，我像老闆嗎？又說，不過，你也說得對，我是我們家的老闆，我是我的老闆！一切我說了算！其後，反問我一句，心寬出少年呢！我能看著不年輕麼？就又笑，笑聲蓋過了筍葉的吟唱，也蓋過了古楓的吟唱。另一個很少參言，雙眼只盯著筍葉。問一句才答一句，輕言細語的，有點磁性。她才來，是個新手，她的心思不得不放在修煉採摘技術上。她不管我們的好奇，也不管筍葉的吟唱古楓的吟唱。我們離開後，傳來了不知是哪個婦女的輕唱，甜潤，幸福，悅耳悅心！

承包商的家在離古楓二百米處，夫婦倆都二十幾歲。他倆正在給送來的筍葉、籐茶打包，好及時送往收購點。男的說，還是回來自己當老闆好，爽！他又說，他流轉了百來畝地，自己掙得了幾個錢，也按天發給老百姓管理費、採摘費，按年兌現土地流轉費，有錢大家賺，爽！這兩個「爽」，他說得自然，毫不做作，我知道他是真爽了。

我就問他一年收入幾許，他扭捏了，不答，只笑，問得緊了，才不好意思地說，幾個油鹽錢而已。女的卻坦然，不遮不掩，很自豪的樣子，說，不多，毛收入每畝萬多！我說，你們這老闆當得值！並為她豎起大拇指。她有了瞬間的羞澀，急忙把眼看向遠方，說，開年了，面積還擴大！說完，就去拿起幾棵筍葉，並用帶子繫好，送給我們，說，過幾天端午了（農曆五月十五），拿去包粽粬，特別香的！

承包商的母親正在準備午飯，新鮮的豬排剛砍出來，滿滿一大盆。她說，她們要搶時間搶收入，哪有時間做飯？我們也要搶季節搶天氣，就每天免費供她們一餐中飯。又說，做人不可摳門，應該善待她們！沒有她們的辛苦，也就沒有我們的收入！

我與她聊起了那棵楓香樹。她說，那是一棵有福之樹！幾百年不枯，幾百年不倒，一直護育著我們一代代人，恩賜著我們一代代人。

可惜你們來的不是時候，要是早晚來，喜鵲、白鶴、畫眉、斑鳩、陽雀等等幾十種大大小小的鳥雀都落在樹上，比著鳴叫，唱歌一樣，熱鬧得很，好像整個樹都在唱呢，聽著好舒服！

我就想，下次再來，一定住上一夜，扎扎實實傾聽那棵樹的吟唱，也扎扎實實傾聽農人的吟唱！

無岸之門

張學華

城市樓宇高高聳立，如巨大的石壁，森森然擋住了我的去路。立于窗邊，眼前燈火流麗，霓虹光帶如蛇般蜿蜒爬行，映得人面龐忽明忽暗。我倚著玻璃，目光茫然跳向遠方，忽然想起故鄉的炊煙來。炊煙裊裊升起，裹挾著飯食的香氣，那是何等令人神往的味道啊。可如今，我卻被這冰冷的玻璃隔絕于外，故鄉那縷縷暖煙也彷彿被隔絕在時空之外，可望而不可即了。

故鄉那扇木門檻，我幼時總愛在

上面蹦蹦跳跳。門檻不高，卻曾是我幼年翻越不過的屏障。我每每躍躍欲試，又每每趑趄著跌坐在地，惹得母親含笑嗔怪：「你這孩子，又撞疼了沒有？」門檻上木紋如刻，經年累月，早磨得溫潤光滑。可長大後返鄉，我竟發覺門檻似乎矮了許多，輕輕一抬腳便跨了過去。母親扶門框而立，鬢角斑白，望見是我，眼中先是閃出光亮，隨即又黯淡下去，輕歎道：「快進來罷。」我踟躕著，未及進門，心卻早已陷落于門檻之下，沉甸甸如墜重石。那門檻已非我記憶中的高牆，卻彷彿變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，隔開了我與曾經的溫暖。

都市的繁華絳紅，彷彿霓虹燈下巨大的海市蜃樓。此地處處皆是門，玻璃門旋轉門自動門，明淨透亮，通行無阻。然而我每每出入其中，卻彷彿被無形的空氣牆阻隔了去路。我擠進電梯，四周人影幢幢，卻如同隔著冰冷的玻璃，彼此互不相識；地鐵車廂裡摩肩接踵，人聲喧沸，卻無人言語；辦公室裡同事笑臉相迎，言談之間卻似隔著一堵厚牆。我如同困于玻璃罩中，外面人聲喧嘩，于我卻是靜寂無聲。我努力彎下腰，曲起腿，蜷縮身體，試圖藏匿在人

群中，可那明亮的燈火卻彷彿無處不在的照妖鏡，將我無處遁形的窘迫暴露得一清二楚。我的影子拖在地上，搖搖晃晃，比身體更顯得渺小。

回到自己的小屋，狹小空間裡，我孤坐燈下。窗外霓虹燈依舊妖嬈地閃爍，映得牆壁上的影子也飄忽不定。我忽而憶起故鄉門檻的觸感，那木紋的溫潤彷彿還殘留在指尖；母親的聲音在耳邊迴響，如一道暖流，又似一道裂痕。我方才明白，原來我的靈魂早已瘦得能穿過所有門縫——故鄉的門檻因我的形銷骨立而變矮，都市的玻璃門亦因我精神的萎縮而洞開。

那門檻矮了，不是故鄉疏遠了我；那玻璃門開了，亦非都市接納了我。只是我的脊樑早已被歲月的鄉愁壓彎了弧度——無論故鄉或他鄉，竟再沒有一道門框，能匹配我這副被漂泊磨薄了的身量。人皆謂故鄉乃心之歸宿，然而當心瘦得能穿過世間所有門縫，身量又薄得配不上任何門框之時，所謂歸處便成了懸在天地之間的虛空，既容納不下靈魂，亦安放不了軀體。兩處茫茫，無非證明：若心魂失卻了重量，則天下門庭便再無一扇真正大開。

